

理學彙編

文學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卯書社

理學彙編 文學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卯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一

易經小畜卦

禮記禮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漢揚雄太元經

法言問神篇

白虎通三正

劉熙名義釋名

王充論衡佚文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晉葛洪抱朴子自紀篇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章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本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大潛齋胡氏曰聖

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

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

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

下

章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吳

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文

說相雜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文

說卦傳

坤為文

大正蒙曰坤為文章色也物之生地至雜而文

禮記

儒行

儒有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

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

財積以利其身也說蒙氏曰經天緯地曰文故以

多文為富

又

儒有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

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

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

建安吳氏曰文章二字非止言語詞章而已聖

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堯之文思舜之文

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

黑白合而成章文者條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

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

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

謂文者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志古書足猶成也言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漢揚雄太元經

文

三

二方三州一部二家

文

地元陰家二火下中象漢卦

陰歛其質陽散其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歛其形質陽氣

發而散之華實彪炳與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

一日入星宿四度

初一拾禮何綴玉貞

一爲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

測曰拾禮何綴文在內也

衣繡尚綴故文在內也

次二文蔚質否

二爲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

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辟也

文質不同故不純粹也

次三上文彌樸乎似不足

本故樸樸樸而質素故似不文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稱上文也

測曰上文彌樸質有餘也

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次四斐如邪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亨否

家性爲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邪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

測曰斐邪之否奚足譽也

不足以比天文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

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其本性彪炳有文爲國之光故昭如也

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文章果然彪炳可法也

次六鴻文無范恣於川

鴻大也范法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輔成在文之世故曰文章果然故無法也

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如川之流從所投也

次七雄之不祿而雞蓋殺

七爲雄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穀食退而錄纓違其本性也

測曰雄之不祿雞蓋殺也

質勝文則野故養雞也

次八彫鐵殺布亡于時文則亂

八木也殺善也木見彫刻爲鐵麗之事雖見小善傷於農故布政亡也苟尚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也

測曰彫鐵之文徒費日也

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於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而致美乎黼見此之謂也

測曰極文易當以質也

祭服雖文孝子質也

法言

問神篇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昭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

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班固白虎通

三正篇

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曰文

劉熙釋名

釋言語

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王充論衡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一篇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闕紘歌之聲文當與於漢宮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藏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紘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一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遠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真一橫相違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京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
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
時使鄭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未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領百官頌上文皆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殺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
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
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于雲
作史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
君山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
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
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
爲哉誠見其美惟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
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
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
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上龍赫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
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
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非違始皇

前嘆韓非之書後惡李斯之讖燔五經之文設挾書
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珍賢
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
興易亡秦之軌則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
與五經惠惠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
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
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
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
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
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鳴者星辰曉燭人性奇者
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
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
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
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
何則發胃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籍故文
也論發胃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
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
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快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
貳日月非過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
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整文麗辭無上書文德
之操治身先行狗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
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惟髻沉溺彝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默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
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欄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
符也望豐屋知名家賄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
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爲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
文瞭也夫侯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
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證法所以章善即
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證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
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
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
人奢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
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
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
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
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
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情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瞻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
疾虛妄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數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縹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備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耽者大夫之贊會于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僕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蚺蚺龜背負文四名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鴻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鴻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彰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潦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渚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

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遺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出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遺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開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曰是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長卿子雲爲相賦元不工籍答曰文王曰是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開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閑作不暇日哉感傷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數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開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歸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著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著作書者多位布散繁解輔領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偏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從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顯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狗獮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也蚌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鵲方目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蚌捨鵲而射鵲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作也古著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處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彭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

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遠聖人贊故謂之藏殘比之王肩故曰藏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藏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飽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連更迭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識滅謂之統一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害傷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編錯之章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籍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善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藏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驢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聰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藏書云董仲舒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聖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騭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實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踏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驥人期賢知不必孔聖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相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非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勝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議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晉郭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絕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思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詞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未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元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輔共朝觀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實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駭役道慢期便道善歸正道馬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其毫毛之善貶其纖介之惡檢亂世反諸正人道決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相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覺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

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孤賦為之說典咸佩崇讀虛妄之書明謂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率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廣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維則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論衡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惻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衡者憫世憂俗與衡參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食不得已故為論衡文辭而旨直辭義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政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後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華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衡者述之次也五經之典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論論衡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卦自演為六十四卦曰衍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平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者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五年中州頗歎煩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廢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元楊氏之元上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未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趣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九多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讓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然若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縮彈劾俗傳俗傳蔽惑偽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札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下和受刑足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漬滯筆

手援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
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
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
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
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
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
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汝濁之也
今著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觀覽
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
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
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
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議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
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毀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篇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與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誇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
姓孫一後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
小兒與儕儕遊戲不好狎侮情儕儕好掩雀捕蟬戲錢
林愿充獨不肯父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

備於莊寂寡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督母未嘗非閭里
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僅百人以上皆以過
失祖誦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
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
門援筆工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
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
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以之執筆著文亦如此焉操
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
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從事人州為從事
不好微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
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嘗有過不解
亦弗復蹈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
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
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蓬伯玉之
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
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
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
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
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僚友雅徒不泛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蓋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答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
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為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
或放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
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
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為故時進意不
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
不驚智以干祿不辭爵以甲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
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遺十
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
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悉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獨操傷行
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為棄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悅豫
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思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垂棘與瓦同價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一寶之質不害
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
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慕恩故閑居作議
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譏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
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
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
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人
習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聞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馬園諸說而詭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軌欬制猖獗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阜陶調和蔡莊不俟易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半既有不須而又宜牛刀割雞舒鼓采葵鉞鼓裁著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議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殷而大義分踈此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訂銓遠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撥流失之風反必載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晤世讀者謂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其能承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議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荻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昭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真道昨巨樹壑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亮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煩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幸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分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觀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遠說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諱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

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噉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謂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竟舜之典五霸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嘗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易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下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舊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良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易牙和膳肴無滯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譏毀答曰夫養實者不有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譏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貴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具忌難幸不合焉敢謹一字

充書既成或稱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程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理文給甘酸齋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各佳好稱工巧各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辭以實事必疎慮有合文辭相璧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辭當復八采昌曰當復重疊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辨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華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讀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錄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王少石多者不爲珍龍少者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書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譽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木不得稱事衆文不得稱

事衆文饒木大魚多帝都殺多王市肩摩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誦阿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藟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稱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官稱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越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圓側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大專城食土者村賈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材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述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數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藏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瀉澆而雨集言溶漣而泉出富材美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咽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籍之選雖著鴻麗之論無所東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答曰烏無世風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與物貴故獨產文執常在有以放賢是則雖與有故澤而嘉禾有苗根也屈奇之士見偶偶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庸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隱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子里殊跡百載異賢士貴雅材而慎典不因高據以顯達母豐饒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縣惡爲聖聖頑舜神伯牛痲疾仲弓淫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思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猶可通出君山更東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從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疲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賡遞儻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煥快曆數再冉庚辛城際雖懼終但愚翁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閒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補服藥引導庶養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晉葛洪抱朴子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澶堙之並高估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陰之無外習拘聞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鑠於瞻曇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理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雖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宮麗麗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何也守株之徒嚙嚙所既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實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刻加價舞方以偽題見寶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璽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來伐漁獵其中譬如東甌之木長淵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聖賢之澤孟諸之教魚肉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論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盛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有國色而一人獨開百伎不可混爲無

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鈞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麗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頌儒高才之實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畢辭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輻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人談語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辯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囊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神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大典諸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暑雖異而救火同焉魯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元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詳於天上登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祖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驕驕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錄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德兆羣色會而哀藻麗衆音難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確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轍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獨狗卑高之格是可議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登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述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銳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秉有主罔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獎之一例

斯伯牙所以未思鍾子期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
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變囊
專知音之難殷馬千馴而馴馴有遺羣之價美人萬
計而威施有越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
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
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人人虎炳君子豹
蔚昌曰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
卦生羣集之所被六甲出雲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
賤猶貴犬羊之類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
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雲雨生
於甯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
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
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
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
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江漢元曠合契作者內關不
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
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閼於
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
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
步呼吸千里而螭蛟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過
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
間而以常情覽其異以偏量測其無涯以至粗求至精
以甚淺揣其深雖始自自訛訛訛於振素猶不得也又
世俗率貴古昔而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
及造父之所御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
所泣雖有振動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雖有
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也之所合雖有起羣之人

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元兎
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
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
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
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疊磨之力
春華繁煥非漸染之采葩蕙分體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觀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勉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閑溫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无常
曲火庖无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
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情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
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魁知
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驗梅之鹹酸不
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被於沈深之引達也
其英異宏遠者則羅網乎元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
則羈縻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
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驚銳不可驟柱調也文貴
豐瞻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採風俗之流遜世塗
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販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看
擇之用並應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

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屬筆之家亦各有
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衆而惜不
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辭援不給皮膚
鮮澤而骨髓過弱也繁華曜煜則並七曜以高麗沈
微淪妙則儕元淵之无測人事靡細而不決王道無
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二卷目錄

文學總部總論二

梁劉勰文心雕龍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統
荀 通變 定勢 附錄 神思 體性 正統
呂 麗辭 比興 李 事類 聲律 章句
秀 指瑕 養氣 附錄 聲律 章句
包 才略 知音 附錄 聲律 章句
序志 時序 物類

文學典第二卷

文學總部總論二

梁劉勰文心雕龍

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元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 實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笙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施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遇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縢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

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萌矣碑遺事紀在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狀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與業峻鴻禧九序惟歌勳德彌綸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成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車以公日多材振其微烈劉詩緝頌齊藻華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銘鈞六經必金聲而下振離珠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爲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既於孔氏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行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適道之文也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夫文斯觀民智以微

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播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虞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于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范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適含章之玉璫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

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邵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緝說以繁詞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略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微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雅主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其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微聖立言則文其庶矣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

三極舞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蒞歷綿綿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鑄字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

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繁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矚焉也書實記言然覓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義訓同書摘風裁興藻辭誦喻溫柔在誦故附深衷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章條繅曲執而後顯採振王言莫非實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故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五石六鑄以詳略成文雋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悔諒以達矣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繁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運用而未先可謂泰山偏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祝詞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育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東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屬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軀漢侈流弊不還正未歸本不其懿歟贊曰三極舞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銘匠文章奧府淵哉錄乎專言之祖

正緯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一入司書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二卷文學總部

洪範燹故繁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誣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綱墨孝論昭哲而鉤譏藏義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絲線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捷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適符禱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類見春秋之末事經方備先緯後經緯率繼其偽四矣偽既倍隨則義異自明經足謂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適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嘆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實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說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彙成字篇條茲蔓必假孔氏通儒討嚴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爽撰議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軒碑之源山演鐘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秦令禁絕仲豫惜其難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贊曰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芝舜誦詠株其雕蔚

諸隱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腑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瘳若川怒怒之情不一歡譴之言無方昔華元集甲城者發睥目之詆賦紇喪師國人造休備之歌非嘲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暨蠻鄙諺理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諸辭隱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俊旃之風漆城嬴正之諫葬馬並諸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止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舉鋪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讒媒弄故其自稱為賦適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惠宴會而發嘲調雖拊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譽潘岳醜婦之屬東哲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場之鼻方於盜削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杆曾是弄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宵靡之狂歌歟隱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諷警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驗習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賦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記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窮達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歌因編文錄之歌未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謠語諷也者適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

衍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荷柳篇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卿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則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諱博辭而朴矣哉然文辭之有諸隱譬凡流之有小說蓋神官所采以廣視聽者效而不已則耗神而人室旃蓋之石交乎贊曰古之朝隱振危釋患雖有絲麻無棄管則會義通時顯益賦取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又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虛思接于載情易動容觀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辭捷之前卷舒風雨之色其思理之效乎故思理為妙神思為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間健物各耳目而辭令管其機機機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閱運將寒則神有趣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論五藏潔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宰督督而定墨獨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此蓋賦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大神思方運萬途競萌現虛位刻鏤無不盡出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其發矣方其獨翰氣信辭前野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散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埋在于寸而未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合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秉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相譏疾感於

苦思上允氣竭於思慮張衡南宮以十午左思諫師以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以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翰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操筆而制書謝靈運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駢發之士心過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草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清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覺者苦於辭窮者傷亂然則博聞為儲寶之樞一為採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買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情而後闢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謂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親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與結慮司契垂帷制麻

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墨雲誦文苑波詭者矣故解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雅者銘式經語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讀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數字

省句訓仍毫靡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諷采煒煜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中樞異采者也新奇者錯古競今危創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澹辭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對壯與輕乖文辭根葉範圍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學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口吐納英華莫其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偶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麗劉琨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體雅麗辭辭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悵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

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遠情必顯
接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微也思不環周索莫乏
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慕經典羣才艱筆
乃其骨體駿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通其
風力道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技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
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
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輩翟備
色翹翹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之采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采則驚
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雄賈文圍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若夫銘鑄經典之範翔集于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享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顯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騁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
之有哉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璋璋乃
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得采克炳

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向以明其然邪凡
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
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

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轉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然綆短者術竭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
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睇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
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
文於唐時夏歌雕繡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
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
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
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
麗而雅楚漢侈而豐魏晉淺而綺宋初說而新從質
及訛彌近彌滯何則就今疎古風末氣衰也今才穎
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魏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邑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
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澤綠必歸藍蒨
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
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漢初已極自
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轅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
發云通望今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觀之無
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
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雄雉鳴云出
入日月天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
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語如此類
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
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
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
變采如宛虹之奮翬光若長離之振翼迥脫類之文

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瀾曲洄自自然之
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
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
懿効駢命篇者必歸麗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醜
藉新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滴槁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大馬殊
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邪
難得踰越然濶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
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變典而惡華則
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棄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
若雅鄭而其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
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維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
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詩則羽
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
範於嚴整銘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
事於巧麗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
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桓
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嚴或美衆
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或者好煩文博採
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
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
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